

文艺观察

戏剧振兴进行时

万紫千红才是春

——写在越剧诞生120年之际

崔伟

2026年,越剧艺术迎来诞生120年。回顾以往,越剧的每一次重要前行,无不体现为越剧名家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、充盈越剧独特气质的优秀剧目,助推了剧种的发展。如今,越剧面临新的起步,做好剧目创作这篇大文章,更加任重道远。

创造新的优质剧目,从来不是一句空洞口号。“新”,固然要与传统形成艺术面貌和时代风气的区别,但绝非简单的为“新”而“新”,是要与创作者的时代感受同频共振,与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交融一体,特别是要与剧种艺术气质表达合二为一。从传统积淀基础上起步,新剧目创作才能最大程度发扬剧种的表现风格,发挥自身的审美价值,使表演艺术有用武之地,让观众因认同而欣赏。

“新”到实处 “创”得认同

前辈为越剧剧目创造付出巨大心血,积累了宝贵经验。早期,“梁祝”题材随“小歌班”从嵊州民间走来。由“女子越剧”《梁祝哀史》的徘徊到面貌一新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剧种的乡土气和城市的时代感融合成独具越剧气质的艺术基因,文化环境、时代气息的斗转星移炼成了剧种的风格。1942年,袁雪芬等提出并践行越剧改革,使剧目创演破除以往简陋的惯式,有了更加完善的编导加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越剧的发展离不开经典性剧目的支撑。1958年,上海越剧院《红楼梦》问世,使越剧艺术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,标志越剧成为中国戏曲当之无愧的佼佼者。上世纪80年代,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演的《五女拜寿》,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,花团锦簇的演员和深刻生动的演绎,让越剧焕发亮丽夺目的光芒。

透过这些发展历史可以看到,剧目创新与剧种发展相互成就的规律:优秀剧目必须具有感人的艺术表达,鲜明的风格特色,令观众广泛喜爱,让观众展其所长,促进剧种的切实发展。



越剧《红楼梦》剧照。上海越剧院供图。



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剧照。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供图。

自觉树立并追求符合越剧审美气质的题材和风格,离不开剧作者对时代精神的体悟和充盈的艺术才华,更需要将剧种的艺术经验与观众的审美呼唤了然于胸。艺术表达有个性,但不可能脱离戏曲规律和剧种特点。创作者与表演者、文学与舞台、剧种与观众,在艺术创新发展中是共生关系。

近年,一些不太成功的剧目恰恰忽略了这一点。在越剧新剧目创作中,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好的剧目创作,绝不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,而是大家的携手同行。只有这样,“新”才能新到实处,“创”才可获得认同,剧种和艺术的发展才能脚踏实地。

讲越剧审美擅长的古今故事

讲越剧审美擅长的古今故事,是120

年来特别是1949年之后,越剧异军突起的宝贵经验。前辈剧作家徐进、顾锡东等,都是在遵循越剧艺术规律基础上进行文本出新、创新的。从题材看,《红楼梦》《五女拜寿》等有着文学、历史与人生的深刻认识价值,之所以因越剧而一鸣惊人,关键在开掘出题材蕴含的文学发现和人生表达,更重要的是充分彰显越剧擅长而独特的聚焦点、感染力,张扬越剧细腻委婉的讲述风格。

属于剧种的引人入胜人抒写历史沧桑,讲述人情世故,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观,因而成就了经典。这恰是中国戏曲题材表达的一个特有经验——故事和人物未必和剧种所在地重合,不同剧种总能自觉地站在各自文化和观众立场上,讲述属于本剧种的独特故事,催生戏曲题材的千姿百态,激活属于剧种的万紫千红。

注重越剧审美特色的抒写表达,并非狭隘的自缚,这在当下的题材选择中同样具有广阔的空间。越剧《钱塘里》选择发生在杭州的真人真事,注重从危机营造中表现外来打工者与杭州本地人之间,从心灵对抗到情感共融的戏剧故事。该剧发挥越剧细腻轻盈的讲述风格,着力聚焦城市,走入心灵,表现时代、观照命运,最终通过越剧的艺术力量,彰显时代精神和人与人之间关爱、相持、信任的大主题。它的成功让人反思当下戏曲创作问题之症结:艺术的深刻从不是冷冰冰的概念化,时代感的充盈理应承担不能打动人心的说教,剧种的当代性不等于对现实生活缺乏打动人心的简单搬移。

可见,不管是当代题材还是古代题材,越剧都具有巨大的创作空间。

“写自己想写,演自己擅演”

在上海、浙江等地,因为社会和文化环境差异,在剧种共性基础上有着沪、浙越剧审美风格与剧目特点的不同气质。上海越剧,更加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,有众多流派传承做支撑,基于都市审美的古典性与剧种成熟的唯美化尤其突出。浙江越剧,审美风格更具质朴感和厚重感,这和浙江城乡一体的广袤、湖海山川兼有、不谋而合。浙江越剧的题材与气质多了些豪迈和力道,有比男女相爱、悲欢离合更贴近普通百姓与当下生活的古今命题。

越剧的剧目创作不能忽略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氛围,应呈现不同地域的不同看点。在选材和风格上,强化主创所生活的土壤、所熟悉的人物、所感受的社会精神,展开属于自己的创作天地,做到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所提倡的,“写自己想写,演自己想演”。如此,创作才能避免同质、空泛、概念化。

赢得观众与市场,是当下戏曲创作的短板。而回顾越剧的发展,没有一部具有重要时代影响和艺术意义的作品门庭冷落。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戏曲电影最具票房力的翘楚,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被不同流派相互组合盛演至今,《五女拜寿》被全国几乎所有剧种广泛移植……这一切证明了优秀剧目的社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,始终是越剧发展要具备的。当下,浙江越剧人通过创新剧目和演出方式,实现了令人赞叹的走市场与赢得青年观众的奇迹性突围。这不仅源于浙江越剧人的勇敢突破,也依靠对越剧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,其经验值得学习。

恰逢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巨大机遇,越剧理应在发挥剧目创作的宝贵经验,作出时代精神、艺术质量、剧种风格、市场认同四位一体的新贡献。

(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主任)



话剧《银锭桥》演出海报。剧方供图。

座中常有剧中人

修改后,主题更恢弘,戏剧冲突更强,大家拍手叫好。两个月后,林兆华又拿出了编剧最初的本子——他不想排“太像戏的戏”,他想排的是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。

座中常有剧中人。观众在戏中看到的,不是这些角色如何“解决”问题,而是他们如何“呈现”自己: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人,原来人和人之间这样相处,原来生活就是有这样过……不如意中也有人情温暖,也能生出幽默乐天。

“话剧《茶馆》讲旧时代的改革,《银锭桥》表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,扎扎实实呈现这个阶段人们的思考。”史可说,2015年排练时,饭馆结账的段落还没有微信扫码,情节总是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更新。2023年,原创音乐人郝云与乐队加入,以歌曲作串联,连接故事与情感,前后两层舞台空间成为戏里时空的一部分,俨然“银锭桥双重奏”。

10年,倪大红和史可成就了角色,也“成全”着自己,在他们看来,“舞台表演是一种激励、一种激发,观众和现场的反馈是鲜活的,演员可以从每个字里找出新的戏,从每一句台词里找到新的感觉。”

“国风国韵飘香江”文化演出季邀请话剧《银锭桥》在香港演出,面对即将与话剧《银锭桥》见面的香港观众,倪大红很有信心:“这部剧有底蕴,有幽默,有角色变化的走向,它的内核吸引人。”史可想的是“把京味儿生活带到观众面前”。

全剧结尾,五哥站起来,背着身,走向舞台深处,随后,郝云唱起《回到那一天》。“我想回到那一天/那时的天是那么的蓝/我的笑容那么灿烂/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……”“舞台上这段也就10多米,我感觉是用了10年一步步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……”说到这里,倪大红哽咽了。我想,他多半是想起了生活中的五哥。2024年春节,五哥告别了这个世界,而五哥的故事依然被人们讲述着。

“下一个10年,《银锭桥》会是什么样?”我问。

“小五就成长起来了!”他们笑着。

生活向前,银锭桥上,我们总能相见。

本版邮箱

ysbjs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任姗姗 版式设计:赵德汝

创作谈

退役后,他们依然在驻守

周炜

“听口令,向班长敬礼!”我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且末老兵治沙林前,对着万余亩的防沙带下口令。一株株梭梭树挺拔骄傲地站着,像一列列接受检阅的士兵。

“向周班长致敬!”治沙队队长老兵田野大声回应着,眼中泪光闪烁。他们在这里坚守了8年。沙漠一寸寸退却,绿洲一寸寸延伸,他们第一次听到专为他们而作的歌曲《塔漠的你》。

“我听见了,听见了,有爱的地方就是家!”90后北疆岛民宿主孙斌抱着我泣不成声,一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《爱会和海风一起抵达》,让这位昔日的海防连指导员再次“破防”。退役的他在曾经驻守的小岛上创业,守护战友们的第二故乡。

退役后,我专注于老兵战友创作。几年来,“走四方,遇本色”的旅程让我与几十位战友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拥,从一个闪光的身影中汲取到无穷力量。无论纪实节目《本色》,还是春节特别节目《本色年华》(见下图),老兵题材的稀缺性、志愿服务的公益性、网台联动的多元性、扎根生活的创造性,让我与“本色文化”同生共长。

这是一场循光之旅。“探访绿色背影,致敬本色人生”的节目主旨已成为我的精神寄托,仿佛只有与那些老战友在一起才会心静如水、能量满满。

今年《本色年华》“纪实+致敬”的双线模式再次升级。我们为每位主人公原创了一首歌,向他们的本色精神致敬。每一句歌词、每一段旋律,都是从老兵故事的血肉中生长出来的。我们为中轴线上的平凡守护者歌唱《循着光》,为新疆老兵追梦人高唱《龙马》,为曲艺老兵致敬《一笑情长》……歌声在沙漠边缘响起,如海风般拂过北疆岛的礁石,像星光点亮老区的夜空,伴随新疆骏马奔腾和民族热舞,成为跨越时空的桥梁,让那些不善表达的老兵在旋律中看到自己的青春与坚持,看到尊重与敬意。

褪去穿着军装时的集体荣光,很多退役军人变成“绿色背影”。他们的情感需要慰藉,他们的生活需要被关注,他们本色不改的精神需要大力宣扬,他们更需要有与其历史地位、精神高度匹配的高品质文化产品。创作者唯有走近他们,深度体验,以他们的视角感悟生活,才会发现他们的精彩。

《本色年华》不仅要讲好老兵故事,更要通过老兵来映照时代的精神风貌。且末治沙队呼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征程;海岛民宿主的创业折射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;中轴线上恪尽职守的老兵,是历史与现代文明的温情注脚;小剧场里老兵的坚守,是新大众文艺的自信与担当;新疆牧马人老兵与维吾尔族舞蹈家的平行叙事,奏响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。

用文化的力量让年轻人积极来当兵,让现役军人安心当好兵,让退役军人不后悔当过兵,这就是我们努力延续的“本色文化”。

(作者为电视节目《本色年华》总制片人、总导演)

快人快语 发挥好“微”和“短”的优势 汪文斌

“超九成用户喜爱微短剧,其中55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好评度更高。”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调研形成的《繁星指数·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》中,这一数据令人印象深刻。

近几年,网络微短剧迎来爆发式增长,从最初的泥沙俱下,到如今向着高质量发展,微短剧的生命力十分蓬勃。刚兴起时,微短剧用户群体被称为“三保一哥”(保姆、保洁、保安、快递小哥)。最新的这项调研显示,中老年观众在微短剧中寻找真实快乐。这让人不禁思考新大众文艺中“大众”二字的分量。

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形态,微短剧是数字平台与社会创作力量深度融合的结果。这几年,微短剧数次颠覆了商业模式、流行题材、生产业态,有问题短板,也有进步空间。而作为一种大众普遍接受的文艺形式,微短剧的长足健康发展需要学界业界的鼓励,更需要先行者、经验者的引导。

我们应当正视“微”和“短”的价值,更要发挥它的优势。“繁星指数”的构建初衷就是为了跳出“流量”的单一维度,进一步剖析微短剧应当做什么、怎么做,从而指引创作者拨开流量迷雾,创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“好作品”。

从细节着手才能引起共情。微短剧《家里家外》用一个重组家庭的细水长流收获了大流量与好口碑。剧作的细节,在各类观众与角色、故事间架起情感桥梁。年长的观众可以从老物件中回首过往岁月,年轻观众也能从剧中窥见时光的生动切面。

受欢迎的微短剧总是从生活出发。前不久引发关注的短剧《一家三口在同班》,讲述一对父母回到儿子18岁时,陪儿子一起长大的故事。这部剧用“一起长大”的奇幻设定,在有“代沟”的观众间引发共鸣。

指数洞察报告显示,“爱国精神”“传统文化”“地域民俗”等主流题材,连续两年稳居用户期待内容元素的前三位,远超“复仇”“逆袭”等题材。这项结果似乎有悖于直觉,却也打破了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。大众渴望的绝非廉价的爽感,对主流价值、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,理应走进更多微短剧创作者的视野。

微短剧“微”,却容不得半点敷衍;虽“短”,却可承载文化的厚重。当微短剧捕捉并纾解了大众的情绪流向,这种大众选择必然意味着更深层的价值担当。

用芭蕾艺术传递榜样精神 范妮

2026年全国“学雷锋·文明实践我行动”主题活动中,芭蕾舞剧诗《榜样》的精彩舞段与观众重逢。这部辽宁芭蕾舞团十年磨一剑的作品,首演于2023年的辽宁大剧院。看到荧屏上的画面,我想起《榜样》演出结束后,近千名观众一起鼓掌,齐唱那首熟悉的歌曲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,久久不舍散去。

从辽宁出发,《榜样》在北京大学百年周年纪念讲堂、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、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上演,巡演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,走进新疆、宁夏、江西、辽宁等多地,并在前不久摘得第十五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奖。

雷锋的事迹、《雷锋日记》以及雷锋精神早已为几代中国人所熟悉。芭蕾艺术,如何由《雷锋日记》中碎片式、反复出现的文字里,生发与雷锋精神具有逻辑关联的舞蹈形象,实现雷锋精神审美化表达?从动作、道具、调度到声光电的隐喻、影像直插,我们由虚及实,从抽象到具象,以有形的青少年舞蹈形象,建立起有感知的审美意象,引导观众走进有温度、有力度的雷锋精神世界。”《榜样》编剧、安徽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戴虎教授说。

从古典芭蕾到新古典、现代芭蕾再到现代舞蹈,《榜样》的每个篇章只有15分钟左右,风格依次递进。总导演姜洋从“线”“粒”“滴”“块”“颗”的字面辞群中,发掘每首诗的动机、发现每个篇章的主题动作,完成整部剧青少年与“雷锋叔叔”的穿越对话。“一粒种”选用古典芭蕾的足尖语言,演员们在足尖上不断起伏、膝盖始终保持柔韧的波动,表现出悄然生长、顽强不屈的生命力;“一滴水”使用现代芭蕾与现代舞的词汇,让肢体更自由、更具力量感;“一块砖”的创作回归情感,孩子们举起“砖”,站成两排面向观众、望向远方,表达他们的内心。朴素的舞蹈词汇,带动他们最真挚的情感。

最特别的地方在于,《榜样》不是由专业成年演员出演,而是由60名青少年舞者来演绎。他们全部来自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,最小的12岁,最大的17岁。从动作难

度、技术规格来看,这部剧完全对标专业舞台标准,对这群少年舞者而言极具挑战。很多孩子在此之前只在教室里练功,《榜样》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登上大舞台。

通过无数次排练,孩子们真正懂得了什么叫“干一行、爱一行”。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学生曹盛茹,曾是在台下观看《榜样》的观众,如今担任“一颗钉”的领舞,“这种感觉特别奇妙,曾经是看《榜样》的学生,现在成了演绎《榜样》的演员”。演绎第五幕“一颗钉”的大群舞时,曹盛茹和同学们一起往前冲,感受到一股很强的拼劲。“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错,每一个脚步、每一只手臂、每一个舞姿,都要做到整齐统一。每当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,我就会想到雷锋叔叔坚持不懈、默默奉献的精神,心里特别感动,也更有力量了。”对孩子们而言,成长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,而是排练厅里每一次的重复,是老师一句句的提点,是和伙伴们无数个互相打气的日夜。

“孩子们爱《榜样》,密码不是讲故事,而是传精神。”辽宁芭蕾舞团党委书记、团长赵一飞说,这是一个感动一内化一再传递的过程,孩子们把自己放进角色里,把内心的感动、信念、力量,通过舞蹈传递给观众。

一届学生毕业离开,又有新的同学加入排练、继续演绎,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承,就像雷锋精神一样,一代又一代,生生不息。(作者为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)

